

### 养育国家的孩子 (组诗)

犁夫

我会铭记那片白云  
白云下面是我的亲人  
我会铭记那片蓝天  
蓝天下面有我的双亲  
我会铭记那辆勒勒车  
勒勒车上拉着我的成长的温馨  
三千孤儿入内蒙古  
油盐酱醋操操心  
阿爸和额吉呵  
把心掏出来  
报答养育之恩

### 河套

根,扎在河套  
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  
养父母领养了他们 奇妙的缘分  
三岁多了还不会走路  
瘦削的脸,多么可怜  
养父母起乳名,拴长命锁  
把疼爱一寸寸系紧  
老照片沉默了  
从时间的缝隙里  
说出了养父母的一世为人

### 磴口

磴口的宠爱  
在花椒袄里释放温馨  
母亲一个人带三个孩子  
三张布票  
斑斑了大大小小的身高  
缝补的日子  
每一针都扎疼了母亲  
泪水一串串  
滴落在母亲起早贪黑种出的林荫

### 巴音呼都格嘎查

体弱多病吃小灶  
高人一等座上宾  
惯着,宠着  
含在嘴里怕化了  
养父母、哥哥、姐姐都是守护神  
十二岁,严重中风  
阿丽玛失学,这是多舛的命运  
但两个多月寸步不离  
守候在床边的依旧是养父母  
借了五六千元  
欠下的外债  
只欠靠养父母口罗肚攒  
把裤带勒紧  
远嫁,养父母不放心  
便托人介绍当地婚姻  
成家立业,日子幸福安稳  
但养父母依旧惦记  
依旧操心

### 乌拉特草原

想念去世的阿爸  
眼泪转眼圈,揪肝挽心  
我在额吉怀里长大  
额吉在我怀里离世  
这是天赐的缘分  
阿丽玛年过花甲  
乌拉特草原一往情深  
她深深地爱上了这片土地  
是爱,让她传承爱  
是爱,抹平了岁月的伤痕  
围绕在地身边的都是爱的种子  
三个子女,孙子,外孙  
内蒙古大草原,这生命的驿站  
爱是最好的食粮  
喂大了一颗感恩的心

### 温更镇

时光如流水  
但流不去阿爸的沉稳  
套马杆上抡圆了信心  
额吉的奶茶和手把肉  
养壮了青春  
晨曦,书包,炒米,羊群  
姐姐,牧羊鞭,马头琴  
阿爸的鼻烟壶  
闻出了草原的爱恨  
青青子衿  
悠悠我心  
阿爸,额吉呵  
我在远方  
叩拜头顶上的蓝天白云

星诗空

### 上阙

南朝的著名诗人江总,一路听泉,循着旧迹渐渐走近了榆溪塞。雁地瘦寒,雨雪成霰,絮絮扬扬,幽咽的泉声笼统成一片,诗人仅存的一点“独散万古意,闲垂一溪钓”的雅意,也被霜风掠去。隔了茂密的榆林,远处的榆溪,水凝波伏,偶尔传来几声寒鸦的啼鸣。诗人的马车停在一棵大树下,雁雪覆驿,只有几行孤迹,诗人迷路了,只好沿着溪水寻去。

榆溪是黄河支流,四水汇流成溪,上绵百里,所过之地,古称榆林地。羌管笛声里,雪湿行囊,雨杂斑驳,诗人禁不住写下《雨雪曲》:雨雪隔榆溪,从军度陇西。绕阵看孤迹,依山见马蹄。天寒旗彩坏,地暗鼓声低。漫漫愁云起,苍苍别路迷。

又过了百余年,暮春时分,王维也来到了榆林郡,诗人掀开马车的帘子,一河春水浩浩荡荡,山上松柏郁郁葱葱,山下市声熙熙攘攘,长烟落日,青草一望无际,缘榆溪而来。榆溪已失去了往日的幽奇,一派萧索。诗人知道,这个著名的古塞其实已经名存实亡了。涵涌的春色还是唤起了诗人的豪情,于是《榆林郡歌》诞生了。其实,唐朝的另外几位著名诗人早已在榆溪流连了许久,一些诗篇已悄然流传开来。

王勃在《春思赋》中写道:榆塞连延玉关侧,云间沉沉不可识。葱山隐隐金河北,雾里苍苍几重色。

骆宾王的《秋雁》:联翩辞海曲,摇曳指江干。阵去金河冷,书归玉塞寒。

唐朝时的一个早晨,籍籍无名的吟者欧阳修,舟过榆溪。清溪渡雪,回舟处,便是修葺过的榆关。晨光熹微,落在焕然一新的榆溪道上,诗人只是在一叶扁舟中,遥望了几眼榆林郡故城,山向榆关去了。河网密布,阡陌纵横。山上的松柏浮现在紫霞中,石泉幽冷,邑怪葱茏,慕名而来的吟者,忽然惆怅起来,信手写下《榆溪道上》:初日在斜晖,山云片片低。乡愁梦里失,马色望中迷。河底凄凄泉气,岩前遍绿萋。非关秦塞去,无事候晨鸡。

若是时光倒流,榆溪塞声名远播,景致更为迥幽神奇。秦昭襄王初定河套,是在战国末年,筑长城抵黄河岸边,并沿长城培植了一条以榆树为主,兼植杂木的林带,与长城并行,逶迤千里,树榆为塞,这便是著名的榆溪塞,亦称广长榆。

据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记载:秦昭王时,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,有二子。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,遂起兵伐义渠,于是秦有陇西、北地、上郡,筑长城,以拒胡。长城由陇西始,沿洮河东岸,经临洮县境,复东行,至宁夏固原附近,再东经甘肃环县北,循陕西志丹、安塞等县,缘横山山脉东行,分两支,一支经绥德县西,再往北止于榆林县(今陕西榆林市)东南境;另一支经靖边县东,再北折东行,经神木县北,进入内蒙古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,东抵准格尔旗东北的十二连城,史称秦昭襄王长城,榆溪塞与其并行。

榆溪塞又称榆林塞,为蒙恬收复河套后设置的一处重要关隘。郦道元《水经注·河水》载:“河水又南,诸次之水入焉。水出上郡诸次山……其水东经榆林塞,世又谓之榆林山,即《汉书》所谓榆溪旧塞者也。自汉西去,悉榆柳之数矣……”如今

### 一条江

一条满腹心事的江慢慢吟出: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。  
不知该从一首诗里寻找一条江的影子,还是在一条江里寻找一首诗的意象。

滔天的江水,日夜修炼,直到修炼成铿锵有力的修辞。  
一条江要努力让每一朵浪花变得无比清澈,用心书写一首香草美人的抒情诗,才配得上它的使命和一个诗人的风骨。  
浪花之上,承载着一江江的端午情结。

江上,一艘独木舟,被刻画成龙的形状,便多了几分飞升的力量。

龙舟带着使命而来,所有的思念,一起抵达江河之上。

诗散文



榆林故地 钟颜 摄

## 大河放歌

王建中

出胜州故城不远,黄河故道生长着一棵千年古榆,是榆林地的见证。

秦昭襄王长城历经两千余年,遗迹犹存。沿今伊金霍洛旗纳林塔乡东会川北上,至巴龙架,长城曲折蜿蜒,随地形起伏沉落,伸向天际,隐没于苍山云烟之中,甚是奇伟壮观。长城多为夯土筑,间有石砌。夯层历历可见,各层薄厚均匀,整齐划一。各层之间清晰可辨,夯杆白痕明显,极为坚固。过洞越溪,筑水门,既保持溪水畅通,亦可防御外敌入侵。长城沿巴龙架北上,经神树沟、德胜梁,北至坝梁后,复折转向东,抵十二连城黄河岸。这一地带地处鄂尔多斯高原东部,丘陵起伏。长城居高临下,凭据扼守,卫护河套战略高地,同时还可控制黄河天堑,与近在咫尺的汉云中郡城,互为犄角。大黑河为又一道屏障,环护阴山。垒石为城,绿树为塞,屏蔽河朔,拱卫关隘,一寸山河,千里金汤,历代均有加固,蔚为大观。后世又称榆溪旧塞,秦曰塞,汉南塞。

秦汉时期,榆溪塞一带称新秦中。隋朝时期,隋文帝设榆林县,后又置榆林关,隋炀帝立榆林郡,皆因榆树成林而得名。隋炀帝在榆林城大宴北方各部落首领,观渔宴河,百乐齐奏,榆林一时名噪天下。因一次战役大获全胜,唐又改称胜州。元时废胜州,置胜州之民置东胜州,南宋荒。明代弃塞,后来榆林城迁往陕西,也就是现在的榆林市。榆林城三迁,南辕北辙,地理上大相径庭,已经不再是榆溪旧塞的位置了。清末植被破坏殆尽,清流枯竭,榆溪塞也就彻底废弃了。杜牧描绘的“榆塞孤烟媚,银川绿草明。”的景象成为历史绝唱,也是最传神、深切的文化记忆。

时间又过去了许多年,出准格尔旗薛家湾,西行七十公里许有大松。其枝虬嵌盘屈,突怒偃蹇,争为奇状;扶疏垂荫,四季皆然,树龄逾千年。“天下第一松”由此得名,此为榆溪塞遗存,也是唯一幸存下来的一棵次生林木,遗世独立。

### 下阙

古代的榆关,是榆林关的简称。其故址位于今准格尔旗北境、黄河西岸的天顺圪梁村。榆林关枕河藉津,纵卧京畿之北屏,直系中原安危。故隋、唐二代,对此地颇为重视。筑关置城,从榆

风北韵疆

王建中

的建立,胜州的设置,到榆林郡的屡次更迭,经过六七百年,对榆关的重新恢复与重建,均强调了这点。榆关因榆得名,称广长榆。榆关是边塞的象征,写榆关的诗词不下百首。大漠雄浑,关月落照,不知是诗词选择了榆关,还是榆关选择了诗词,但榆关的灵魂就沉潜于诗词中。可能是边塞的缘故,榆关成词,既保持溪水畅通,亦可防御外敌入侵。长城沿巴龙架北上,经神树沟、德胜梁,北至坝梁后,复折转向东,抵十二连城黄河岸。这一地带地处鄂尔多斯高原东部,丘陵起伏。长城居高临下,凭据扼守,卫护河套战略高地,同时还可控制黄河天堑,与近在咫尺的汉云中郡城,互为犄角。大黑河为又一道屏障,环护阴山。垒石为城,绿树为塞,屏蔽河朔,拱卫关隘,一寸山河,千里金汤,历代均有加固,蔚为大观。后世又称榆溪旧塞,秦曰塞,汉南塞。

这里是昔日汉军与匈奴的主战场,策马杀伐之外,伴着声声胡笳,阵阵羌笛,还是一片文化交融之地。早在秦汉时期这里就是多民族的聚居地。秦昭王长城枕河而筑,植树为塞。

据《新唐书》载:榆林郡“有隋故榆林宫,东有榆林关,贞观十三年置。”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又载:“开皇三年于此置榆林关,七年又置榆林县,属云州。二十年,割云州之榆林、富昌、金河三县,置胜州,立嘉名也。”

关隘是控制交通的咽喉要塞。榆关坐落在黄河津渡一侧,为历朝北方的军事重镇,直至清代,还是鄂尔多斯通往京师、连接中原的唯一通道。北街穿越大青山的孔道——白道川(今大青山隘口),南接夏、银、绥、延诸州,至京师,军事地位十分重要。隋文帝称榆关是皇朝“北门”,选派朝廷重臣镇守于此。大将军贺娄子干为榆关总管,子干晓习边事,镇守榆关,威名远扬。隋文帝诏文褒奖:“自公守北门,风尘不警。”子干母丧离职,不久“朝廷以榆关重镇非子干不可”,很快又召回了他,十年不替。以后杜彦、段文振等重臣均为榆关、云州总管。开皇二十年,云州总管府迁离,榆林关依然是重要的军事要塞,属胜州。

大业三年,隋炀帝自京师乘龙舟由运河进入黄河,北巡塞外,至榆林郡城,并在此大宴北方各族首领,著名的榆林会盟就发生在这里。隋炀帝杨广写

道:鹿塞鸿旗驻,龙庭翠辇回,毡帐望风举,穹庐向日开。呼韩顿颡至,屠耆接踵来,索辔掌馐肉,丰饔献酒杯……

这是展现各民族文化、经济、社会、融合的肇始,也留下了亡隋的榆林之殇,喋血榆关。隋炀帝恋恋不舍流连五十余日后,经榆关渡黄河,溯金河而上,出白道,赴突厥启民可汗牙帐所在的破口(今四子王旗一带),任命自己的心腹张衡为榆林郡太守,可见榆关为要冲之塞。唐贞观十三年,又重修榆林关,城续用之。榆林郡为边地重镇。著名诗人王维在这里写下了《榆林郡歌》:山头松柏林,山下泉水伤客心。千里万里春草色,黄河东流流不息。黄龙戍上游侠儿,愁逢汉使不相识。

朔风霜紧,关河冷落,晚照当楼,但榆关并不凄凉,还是一片葱茏之地,榆溪塞名不虚传。王维在这里用了一个典故。那是汉朝,一叶轻舟漂过金河,停泊在榆溪塞的一棵老榆树下,在这个被霜露染红的秋天,汉文帝弃舟登岸,东行代地向榆中故道寻迹而来。故道在数十年前已经荒落了,汉恒帝夜迷失道,举目望去,只有河边一户人家亮着灯火,便只好投住这户人家,同行的有位来自洛阳的大商人,携带着许多金银货物,跟随在汉恒帝的后面。恰巧,这是一名船家,热情的船家解缆起船,送他们过河。不料,商人突然发病,客死舟中。这位船家就把他的尸体埋葬了。若干年后,商人的儿子终于打听到父亲的死讯,便寻了过来。墓穴打开时,却发现父亲所带的金银货物原封未动。商人之子被船家的高尚品德所感动,便要把这些金银货物全部赠予船家,船家坚决不受。汉恒帝听到这个事后,称赞这位船家:“真乃君子也!”于是这个渡口,就被唤作了君子济,就在榆关下。这个故事,为榆关平添了几许暖意,可爱,可亲,也清婉了许多。

郭子和反唐,这里偏居一隅,榆关成了孤悬河外的番邦割据之地,狼烟四起,也就荒落了。

宋代时,这里是著名的黄河榷场,西夏、辽、金,马踏关隘,贸易虽然促进了和平,无奈一夕数惊,边患频仍,萧索还是呼啸而至。诗人刘著《出榆关》写道:羽檄中原满,萍流四海间。少时过桂岭,壮岁出榆关。奇祸心如折,羁愁鬓已斑。楚累千万亿,知有几人还。

可见,榆关也不乏绝塞愁寒的意境,但到这时仍然还是一处重要的关隘。出入这通关的重要历史人物,也络绎不绝。榆关的衰落大约在元时,到明时,随着东胜州的废弃,榆关也一同消失了。历代文人名士钟情于榆关,留迹于黄河两岸。年年岁岁,河光山色,深情缱绻的渲染,滋润着榆关;古往今来,盛衰兴替,无微不至的影响,雕琢着榆关。

历史仿佛是一位无所不知的智者,无所不能的大匠,始终青睐于榆关,使这方水土孕育的每一株草木,都散发着氤氲的历史之气;每一块山石都蕴含着文化的灵毓之秀;每一条小径都流动着诗词歌赋的人文渊藪之沛。这大抵就是榆关的蕴藉了。

历史上,榆关、榆关、玉关(玉门关)是三个不同的所在。很多诗里将榆关、榆关混淆了。在古诗里,玉塞、玉关都有固若金汤的意思。

### 艾草

一种植物,被赋予吉祥的寓意,便可以理直气壮飞檐走壁,可以在任意一间屋子里燃烧激情。它以驱邪的名义与人类并肩前行。

几株艾草,在屋檐下坚守。无须祛湿散寒,一株没有经历过雾霾的艾草,足以让我敞开心扉。

心甘情愿,把健康和福气寄托于这株微小的植物。

当香气驻留人间,我们走过一岁,它便度过了一生。

其实,我更喜欢它以香包的形式出现。一抹香味,就能达到祛邪扶正的功效。切记,属性温热,适量即可。

### 五彩绳

青、红、白、黑、黄交织在一起,五彩的丝线把五月的炙热和梦想编织起来,就变成五彩绳,挂在孩子们的手腕、脚腕以及脖子上。

无论它们代表金木水火土,还是代表东西南北中,都带着祈福纳吉的美好寓意,帮助孩子祛病强身。

再配上小铃铛,走起路来叮当作响,便是童年的美妙乐章。

第一声雷过后,五彩绳会变成孩子心中的小龙,带着烦恼和忧愁,随着流水越漂越远。

至此,五彩绳的使命圆满完成。它存在的意义,正是我们心中的期盼。

人的意念要比丝线牢固得多,相信美好,美好就会发生。好运开始一年的旅程。



## 北国风光

寂静的渔场

李海波 摄

### 打羊草

姜永生

小时候,每年秋天我们都要打羊草。

打羊草,是我们老家的叫法,就是打草。打来的草晾干后,冬天喂家里的六只羊,一头驴。

打草不能太早,须到晚秋草成熟的时候。此时,草籽长成,飘落在地上,来年牧草会更茂密。当然,要是老天下雨,或者雨水少,草籽再好再多,草也长不高。

我们老家是半农半牧区,山前山后有大的草场。

草场上长得最茂盛的草,是一种不知名的蒿子,高约40厘米,质量不怎么样,夏秋时节,牲畜都不吃,到冬季才会吃。

牲畜最爱吃一种碱草,它不高,叶子绿中泛白,每年都会被人早早地打光。

我们打得比较多的一种草叫猪毛菜,春季发芽时很嫩,人也能吃,每年我们都要采回来吃。它长大后,浑身是刺,呈半圆形,大的直径约40厘米,小的直径也有20厘米,牲畜都爱吃。其他各种不知名的草,有上百种,只要长得足够高,我们都会去打。

除去草场打草外,有时我们也去田间地头割草。地里的草主要有水稗和莠草。莠草就是狗尾巴草,有点像谷子,穗子没有谷穗的分量,弯不下身子,趾高气扬的,只能早早地被割下喂牲畜。沉甸甸的谷子弯腰低头,像一位心智成熟的长者,不会像莠草那样既无分量还张狂。

我们家从来不敢先打草,都是看别人已经打了两三天后才开始打。这时候草长得茂盛的地方已经被别人打完了。高而密的草,得用大扇镰打,大扇镰是一种刀片长长的,刀杆也长长的镰刀。打草的人站着将大扇镰夹在腋下,双手紧握,左右开弓,片刻就会打一大堆草。我们家打草用不上大扇镰,都是用小镰刀。刚刚打下的草,散发出一种特有的清香,我常常陶醉其中。

我6岁时便开始打草,比镰刀高不了多少。爷爷带着我们,推着木头轮子的车去打草。那个木头车和古代的一样,方圆百里没有第二个,爷爷家一直使用到1970年。我现在经常想,那个木头轮子车,要是留到现在,就是文物了。

后来,我们家有了毛驴车,打草就成了我和大弟弟的活儿。父亲在生产队干活儿,没有时间打草。母亲忙于家务,有时也会去打草。有一次,母亲带着我们找到一处草木茂盛之地,母亲正要开始打草,听见身后“刷刷刷”的响声,扭头一看,一条蛇正朝我们爬来,母亲吓得心突突直跳,扔下镰刀跑到车上,不敢下来,一上午也没缓过神来。前几天,我和母亲聊天,母亲说起这件事儿还心有余悸。打草碰见蛇是常事儿,我们老家管蛇叫长虫,谁碰上都会吓够呛。我不但碰见过蛇,还捡过蛇蜕,就是蛇蜕下的干燥表皮,白色,半透明,据说可以入药。

我和弟弟打草时不怕辛苦,经常满山转,到处找草。因为下手晚,都被别人打过了,只好在边角打草。我曾多次向父亲母亲抗议,我们为什么不能早点儿打草。父亲母亲也不解释,反正不能先打草。草太矮,镰刀都割不到,有时只好用锄头连根往下刨,刨完了再用耙子搂到一起。长大了才知道这是破坏生态环境。

我和大弟弟打草从不偷懒,同样的时间,肯定比别人打得多。但有时草太少,又被别人打过一遍,打了半天,也没有打多少。这时,我和大弟弟都不好意思回家,怕人看见笑话,就在山上待着,天黑了才回家。母亲知道后非常心疼。我和大弟弟经常看见有人打了半天草,还没装满车厢,我们就会笑话人家,打那么一点儿,还好意思回家。我们打得多时,毛驴车上的草像一座小山,得用一种专门捆绑草的工具才能捆紧。

草拉回家后,还要晾晒。打草季节,家门口的空地上,会摊开厚厚的一大片,晾晒时要反复翻腾,每天上下午都要翻一次,晾干后还要垛起来。每年我们都能打一大堆草,自己家的牲畜吃不完,还会送给没打上草的人家。

那时,我们以要为一辈子草。没有想到,离开家乡后,再未打过草。我们老家现在也没有人打草了,庄稼秸秆足够牲畜吃了。在内蒙古牧区,打草都是机械化了,打完直接圈成大圆捆,晾干后拉回家垛起来,冬天喂牛、马、羊、骆驼。

炊乡烟土